

布 克 奖 得 主
斯 威 夫 特 短 篇 小 说 集

「英」格雷厄姆·斯威夫特 著
郭国良 译
Graham Swift

学游泳



LEARNING TO SWIM
AND OTHER STORIES

译林出版社

学游泳

[英] 格雷厄姆·斯威夫特 著

郭国良 译

Graham Swift

LEARNING TO SWIM
AND OTHER STORIES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学游泳 / (英)斯威夫特 (Swift, G.) 著; 郭国良译, 一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4. 12

(文学新读馆)

书名原文: Learning to swim and other stories

ISBN 978-7-5447-3027-3

I. ①学… II. ①斯… ②郭…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
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00161号

Learning to Swim and Other Stories by Graham Swift

Copyright © 1982 by Graham Swift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P. Watt Lt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4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1-468号

- | | |
|-------|---------------------------|
| 书 名 | 学游泳 |
| 作 者 | [英国] 格雷厄姆·斯威夫特 |
| 译 者 | 郭国良 |
| 责任编辑 | 胡晓平 |
| 原文出版 | Picador |
| 出版发行 |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
| 出版社地址 |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
| 电子邮箱 | yilin@yilin.com |
| 出版社网址 | http://www.yilin.com |
| 经 销 |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 印 刷 |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
| 开 本 |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
| 印 张 | 6.875 |
| 插 页 | 2 |
| 字 数 | 130千 |
| 版 次 | 2014年12月第1版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7-5447-3027-3 |
| 定 价 | 32.00元 |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 025-83658316)

目 录

苏丹后宫	1
隧道	15
旅馆	43
霍夫梅尔羚羊	55
儿子	73
疑病症患者	89
加博尔	115
神表	127
克利夫埃奇	165
化学	175
学游泳	189
译后记	211

苏丹后宫

在伊斯坦布尔，有许多琢刻着书法图案的陵墓，已故的苏丹王就安息在众胞弟窄小的灵柩台之中。为了登基，他不得不因袭旧俗，对他们下了毒手。美一旦与野蛮为邻，就变得冷若冰霜。游客们置身于托普卡皮宫的庭园之中，赞叹后宫青绿的翠瓦和历代苏丹的亭子，心里想起带来果子露的少女、头巾、坐垫和喷泉。“这么说，她们是被养在这儿的喽？”我妻子问。我照着旅游手册读起来：“虽然苏丹们在理论上拥有对后宫的控制权，但到了十六世纪末，是这些女人实际上支配着苏丹王。”

天很冷。刺骨的寒风从博斯普鲁斯海峡吹来。我们三月下旬启程，希冀着阳光和温热，可迎接我们的根本不是灿烂的春日，而是暴风和冰雹。伊斯坦布尔一下雨，市场下面的街道就成了滚滚洪流，根本没法走人。洪流上面漂浮着市场的杂物、死老鼠、泡涨的狗和一具具被冲上来的几百年的陈尸。市场本身是一座迷宫，它有一部

火的历史。据说，人们只进得去却出不来。

从托普卡皮宫庭园望去，城市地平线宛若一排倒置的矛和盾，显得虚无飘缈。游客们低语，前行。头巾、喷泉；太监居所；圣袍阁。《一千零一夜》中的景象。然后，就好像碰巧目睹了犯罪现场，一个人在一个服饰博物馆的玻璃柜内发现了苏丹王阿曼二世被害时穿的溅污斑斑的长袍。这件长袍从肩到臀布满了剑刺。也许这薄薄的亚麻织品本身就是残骸。那件像浴衣一样朴素的白长袍和那斑斑血迹（它们看似沾在弹性绷带上的褐色污点）给你造成一种短暂的幻觉，仿佛摆在那儿的是你的衣服，仿佛你把它借给了另一个人，而那个人被当作你而误杀了。

我们穿过帝门，经过刽子手喷泉，向蓝色清真寺走去。这是一座纪念碑林立的谋杀之城，人们似乎对残忍视而不见。市场附近的街道上，跛子在皮垫子上拖行，引得游客注意，而居民们却对他们熟视无睹。这是一座围困、屠杀和奇伟之城。一四五三年征服者穆罕默德^①攻占此城时，他就照例下令士兵烧杀掠夺达三天之久，然后又着手兴建新的纪念碑。这些在旅游手册上都有。那些操着英语而不是本国语的导游讲起这些史实来，好像它们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似的。托普卡皮博物馆内存有一幅幅苏丹穆罕默德的小画像。一个面色苍白皮肤光滑的男人，艺术赞助人，多情的凝视，精致的眉毛，手握一朵玫瑰，放在鼻孔下……

① 即穆罕默德二世，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第七任苏丹，1451年至1481年在位。

那是在一个饭馆里，我边吃午餐边参照旅游手册不停地向妻子讲解穆罕默德如何重建城市，尔后，我们走到一个街口，看到一辆出租车——是那种绿得有金属质感的出租车，下面涂着黑黄相间的方格图案，活像青绿色的鲨鱼在伊斯坦布尔缓慢巡行——带着几乎是有意为之的漫不经心驶向路缘旁一个推车人的腿。嘎吱一声，那推车人应声倒地，两腿折成奇怪的角度，衣服被撕裂，没有站起来。这种事情不应该发生在度假中。它们应该发生在家里——人们围成一圈呆看——而且你对此处之泰然，因为你知道日常生活中免不了这些。而在度假时你却不想过平凡生活。

可是，出乎我们意料的并不是这突如其来的事故，而是当事人的反应。那个受了伤的人看上去好像他受伤得怪他自己。出租车司机端坐在车上，好像是有人故意挡了他的道似的。人们在人行道上驻足私语，不过似乎是在议论别的什么事儿。一个交警从交通岛那儿横穿马路走了过来。他戴着一副墨镜和一顶鸭舌帽。出租车司机从车里钻了出来。他们懒洋洋地交谈着，仿佛两人都决意不去理会躺在马路上的那个人。警察的两片嘴唇在墨镜下优雅地蠕动着，脸上带着一丝丝微笑，仿佛在嗅一朵鲜花。我们继续沿着拐角走去。我对妻子说，尽管我知道她会不喜欢这个玩笑：“难怪跛子这么多。”

我们的宾馆在伊斯坦布尔新区，希尔顿饭店近旁。它俯瞰博斯普鲁斯海峡。海峡上空横跨一座新建的大桥。站在阳台上，你就可以从欧洲眺望亚洲。另一边的于斯屈达尔令人联想起弗洛伦斯·南

丁格尔。世界上只有极少几个地方能让你置身于一个大陆，掠过一泓清水眺望另一个大陆。

我们早就向往更浓的异域情调。我们已看够了西班牙境内的阿尔卑斯牧人小屋和别墅。我们需要另一种假日，一种迥然不同的假日。八年来，我们一直有这种欲求，而且我们也有足够的财力。我们觉得，过去我们受尽了苦难，因此现在需要长期的休养生息。可这恰恰又意味着我们的度假缺乏新奇。就这样，我们开始探寻更富异域情调之地。我们想到了东方。根据《一千零一夜》的故事，我们想象出了一幅清真寺尖塔和圆屋顶的景象。可是，我对妻子说，中东政治动荡不安。她对此类事情异常敏感，哪怕隐隐提及一下灾祸什么的，她也神经过敏。炸弹在伦敦市梅费尔区的希尔顿饭店和餐馆轰隆爆炸。因为这一生她已承受了一场灾祸，所以她觉得她不应该再承受其他的。于是，这一次她就指望我给她掌舵护航。

“好吧，那就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去，”她说道（我们面前的桌子上有几本摊开了的旅游手册，手册里面有一幅蓝色清真寺的照片），“那可不是中东。”我说——也许我是戏谑地说这句话：我挖苦老婆，而她却很喜欢听这种话，因为她听了反而觉得她并没有被视为不堪一击——土耳其人也惹是生非；他们曾经侵略过塞浦路斯。

“难道你不记得汉密尔顿家的别墅了吗？他们还不知道它到底会怎样呢。”

“可是我们又不到塞浦路斯去。”她说。然后，她看着旅游手册，仿佛她的冒险气概正经受着考验，仿佛她意识到了其限度：“况且，伊斯坦布尔在欧洲。”

我妻子是个美人。她皮肤光滑无瑕，身材苗条匀称，双眉精巧含情。我认为正是这一切才使我当初想要娶她为妻，可是这八年来它们虽然保养得很好，然而那一切再也没有了动人的冲击力。她穿很深色或灰白色衣服时最好看。她对香水十分讲究，而且非常悉心地照料我们在萨里郡的花园。

此时此刻，她正躺在伊斯坦布尔——从那儿你可以看见亚洲——我们宾馆卧房的床上，而且她在嘤嘤哭泣。她哭泣，是因为我在晨曦中出去拍摄博斯普鲁斯海峡照片时，她与宾馆里的一个服务员之间发生了点事情——她受到了骚扰。

我在她身旁坐了下来。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她哭的时候，是很难从她的口中获知详情的。可是，我心中暗想：她只是在我刚才问她怎么了的时候才开始哭的。我走进房间时，她并没有在哭，而只是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脸色比往常更苍白。在我看来，这似乎有点不对劲。

“我们得找经理去，”我站起身来说道，“不行就报警。”我说这话时虚张声势，甚至有点狠巴巴。其中部分原因是我觉得我妻子也许是在渲染夸张（自从我们目睹那场车祸以来，她一直郁郁寡欢，容易动怒；也许她是在小题大作，原本只是个误会，其实根本没什么）；

还有部分原因是，我心里明白，假如我妻子与我一道出去拍照，而不是独个儿待在房间里，那么这一切就绝不会发生；但还有部分原因是，当我刚才俯视着她提及报警的时候，我是想要她忆起那个戴着墨镜、皮笑肉不笑的警察和那个弯曲着双腿躺在马路上的人。她看了我一眼，眼神带着创伤，我就知道她已忆起马路上的情景。这倒反而又刺伤了我。不过，其实我也有此本意。

“不。”她摇着头说。还在抽泣。我发现我的话并没有使她静下心来。兴许这儿真有点名堂呢。她想用目光埋怨我冷漠无情，埋怨我敷衍了事，埋怨我对她的痛苦无动于衷。

“可你又不愿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我说道，仿佛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

她伸手去掏手帕，故意擤起鼻子来。我妻子哭和笑时，她的眉毛就形成了波纹线条。她把脸埋进手帕。我抬头凝望窗外。对面，亚洲那边，天空地平线上的一座尖塔像薄刃的清真寺依稀可辨。背后映照着晨光，这清真寺亦真亦幻，像一幅剪影。我极力想从旅游册中回忆起寺名，可怎么也记不起来。我回头望了望妻子。她已把手帕从眼睛上拿开。我突然意识到她责怪我麻木不仁是对的。我对妻子的痛苦刻薄尖酸，仿佛我是怪她自己不好，这样反过来我又意识到该怪罪的是我，而她呢又会觉得借口自己痛苦是顺理成章的；这一过程屡见不鲜。这是我们开始无拘无束地交往的唯一途径。

现在她将告诉我发生的事情了。她揉捏着手里的手帕。我意识到我真的始终都若无其事。

我们结婚时，我刚刚谋到一份梦寐以求的工作。我是个顾问设计师。我应有尽有，而且，我告诉自己，我坠入了爱河。为了向自己证明这一点，结婚后六星期，我就与一位我并不喜爱的女孩有了私情。我们在宾馆里云雨交欢。西方国家没有后宫。也许我妻子发现了我们的私情或者猜到发生了什么，可是她不动声色，而我也没有露任何马脚。我很纳闷，要是一个人不知道已发生了什么，这是不是等于什么都没发生过。我的风流好事丝毫没有影响我对自己婚姻的幸福感。后来，妻子怀孕了，我高兴得不得了。我不再去见那女孩。几个月后，妻子流产了。她不仅失去了小宝宝，而且以后再也不能生育了。

她流产，我怪她。我毫无道理地认为这是一种极端和不公正的报复手段。但这只是表面上的。我之所以怪罪她，是因为我知道，在无缘无故地经受了痛苦之后，她想要别人为此责怪她。这点我心知肚明。另外，我怪罪我妻子，是因为我自己觉得我应为所发生的事负责；而且，要是我不公正地责备她，那么，她就可以埋怨我，那我就愧疚。你担不是的时候，总应该有愧疚之心吧。而且，我还感到，假如我冤枉她，假如我在她已经受伤的时候还要在伤口上撒上一把盐，那么，我就会被懊悔所驱使，去做此种情形下必做的事：去爱她。正是在此时此刻我才意识到我妻子的眉毛与阿拉伯书法一样魅力无穷。毋庸讳言，我们两人都被不幸压垮了。我们伤害对方，转化真正的痛苦，来保护对方。因此，我怪罪妻子的目的就在于使我自己感到与她难解难分。男人想要凌驾女人的威权，以便能让女人从

他们手中取走这一威权。

这是七年前的事了。我不知道这些感觉有没有消失过。由于我们没有孩子，我们就用其他办法弥补。我们开始经常出游度假，大把大把地花钱。我们筹划度假时，总会自我安慰地说：“我们需要休闲一下。我们需要出去转转。”我们时常外出，下馆子，听音乐会，去看戏看电影。我们对艺术十分迷恋。我们会趋时追新。可是，看完一出戏后，我们却很少讨论其内容。由于我们没有小孩，我们完全可以这样潇潇洒洒。不过，即使有小孩，我们仍可以如此潇洒，因为随着我事业的蒸蒸日上，财源也就更加滚滚而来。

我们有失落，也有许多补偿：这就是我们的沧桑往事。我们觉得自己情有可原。因此，我们随遇而安。好长好长时间，尤其是在出去度假前的几周中，我们极少做爱——即使我们做爱，也仿佛是逢场做戏，根本不是真正的求欢。我们躺在床上，挨得很近，但并不相互触摸，就像两个大陆，各有自己的习俗和历史，两者之间没有任何沟通的桥梁。我们背靠着背，仿佛都在等候着我们的时刻，手中都藏着一把匕首。可是，为了让匕首有用武之时，历史就必须首先终止，两大陆间的鸿沟就必须跨越。就这样，我们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而我们俩唯一的举动，唯一的创痛就是其中一人转过身来，用空荡荡的、温柔的双手抚摸对方，仿佛在说：“你瞧，我没有匕首。”

我们出游度假的目的仿佛是去做爱寻欢，去激发情欲（也许，早在我们脚踏实地地在那儿游历之前——而且，尽管我妻子那乳白色的玉体躺在我身旁——我就梦想着极富风情、狂放不羁的东方

了)。可是,虽然我们度假很少能达此目的,而往往只是一种虚幻,我们相互间却并不承认这一点。我们不像活生生的人。我们像侦探小说中的人物。我们这部小说要破解的谜团是谁杀害了我们的宝宝。但是,凶手一旦被识破,他就会把侦破者干掉。因此,案子总是破不了。然而,故事还得继续下去。像一切故事一样,这使我们远离痛苦,远离无聊。

“是那小伙子——我是说那个服务员。你知道,就是在这一层楼工作的那个服务员。”

我妻子已经停止哭泣。她正躺在床上。她身着一件黑裙;双腿光滑柔软。我知道她指的是谁。其实,在她开口前,我就猜到了几分。我看到过他穿着一件白色夹克在走廊里收拾洗好的衣服和干其他的活儿。他是一个面孔肥大、剪着平头、神情忧郁的土耳其小子。他这种人在伊斯坦布尔多如牛毛。他看上去不是刚刚从部队复员就是正准备应征入伍。

“他敲门走了进来。他是来修理热水器的。你知道,我们昨天晚上抱怨水冷了。他带着工具。我走到阳台上。他完工时大声说了些什么。我应声走进房间,他就向我靠了过来——然后碰了我。”

“碰了你?碰了你,这是什么意思?”我知道我妻子不喜欢我这种刨根问底的腔调。我纳闷她是否觉得我对她的行为起了几分疑心。

“噢,你明白的。”她恼怒地说。

“我可不明白。我要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这很重要。假如我们……”

“假如什么？”

她注视着我。她的眉毛在瑟瑟颤抖。

我再一次意识到，虽然我要求她向我一五一十地解释清楚，但其实我并不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或者，另一方面，我不想接受真相，譬如说：这个土耳其佬有没有碰我的妻子；如果他真的碰了她，他是只碰了碰她还是强暴了她；我的妻子是否躲避、抵抗甚或纵容他的进攻。这一切似乎都有可能。可是我并不想知道。这就是我装模作样想知道的原因所在。而且我也知道我妻子也并不想告诉我真相。我终于明白了，这八年来，夜复一夜地，我们一直在向对方倾诉我们的爱情故事。

“唔？”我不依不饶。

我妻子从床上坐了起来。她握着一只手，握紧了，放在喉咙上。她这么做似乎是想优雅地拉紧衬衣领口。即使没有穿衣服，或者脖颈裸露着时，她也如此。自从我们失去了小宝宝后，她就开始有了这个动作。这是在释放一种信号，表明她有某些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域。她站起身，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她看上去不胜困窘，极力避免朝窗外张望。

“他很有可能还在外面，隐伏在走廊里。”她说道，仿佛一头困兽。

她充满期待却又小心翼翼地注视着我。她感兴趣的不是事实

真相，而是我的反应。我应该对那个土耳其人气愤，否则，她就要因此生我的气。毋庸讳言，我们都在想法让彼此互相生气。我们正在利用这一事情让对方明白，我们彼此已失去了耐心。

“那么，我们就得找经理去。”我重复道。

她的面容一变而为鄙夷不屑的样子，仿佛我是在逃避问题。

“假如我们告诉经理，你知道会怎样的，”她说道，“他会耸耸肩膀，一笑了之。”

我觉得这点倒是真的，而且正因为这样我想把这说法狠狠地嘲弄一番。这个经理体格巨大，头发秃顶，长着一个长长的鹰钩鼻，鼻孔十分灵敏。他的衣服袖口链扣气派非凡。每次给我们安排的旅行出了差错，或者提供的信息不对时，他总是对我们的怨言一笑了之，耸耸肩膀。他对外宾自诩为穆罕默德，但这种称号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每两个土耳其人中就有一个是穆罕默德或艾哈迈德。我就有一张他的照片，照片里他正在倾听这一新申诉。他举着双手，手掌空空如也，仿佛是在证明他没有匕首。

妻子直视着我。我感到自己在她的威权之下。我知道她是对的，我知道她认为这不是当局该管的事。我望着窗外。太阳正从预示着降雨的滚滚黑云后透射下来，闪耀在波斯普鲁斯海峡上。我想起了人们在旅游手册中读到的内容，想起了《一千零一夜》。我应该冲出去，把那个此刻正躲藏在日用织品壁橱里的土耳其佬干掉。

“那是经理的职责。”我说。

听到这句话，她猛地把头一歪。

“找经理顶个屁用。”她说。

我把视线从窗外收了回来。

“这么说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喽？”

她看着我，仿佛我强暴了她似的。

我们俩在房间里踱着步。她绞紧双臂，似乎浑身冰凉。外面，天空一片漆黑。我们似乎正在走进一座迷宫。

“我想走。”她说。她交叠着双臂，双手放在肩膀上。“这个地方。”她朝窗子示意了一下。“我想回家。”

在渐暗的日光的映照下，她的肌肤显得纤薄光亮。

我在极力地揣测妻子。不知为何，我怕她真的处在危险之中。好吧，如果你觉得很难受，那就回家吧，我想。可是，我几乎故意漫不经心地说：“那样的话，这度假就大煞风景了，是不是？”我的真实心思是：我妻子应该回家，而我应该继续留在这个虚幻飘渺的世界中。假如我有合适的匕首，我会把它用在自己身上的。

“不过，如果你感到很难受，那么我们就回家去。”我说道。

外面已经开始下起了倾盆大雨。

“我很高兴拍了这些照片。”我说。我走到窗口，把旅游手册放在窗台上。一挂雨帘把亚洲和欧洲分隔了开来。我觉得天气这么糟糕怪我。我边看旅游手册，边讲解我们还没有去玩过的地方。一个个都是充满异国情调的地名。我抚摸着窗台下的暖气片。它明显更加暖和。

我妻子在床上坐了下来。她俯身向前，让秀发遮掩住她的脸庞。

她像个伤员似的捂着肚子。

离开伊斯坦布尔的最佳途径想必是乘轮船。这样你就可以倚靠在船尾,看着那壮观的地平线渐渐退却,变成只是二维的。你还可以一睹《一千零一夜》中的海市蜃楼:当你接近它时,它就变成了一座迷宫。欧洲的阳光使它显影,它在亚洲的太阳下闪闪发光。当你不得已取消原来的航班并尽快买了另一班,坐在土耳其航空公司的波音飞机上俯视到的景致虽然不怎么奇异,但依然难忘。我从舷窗向外看。不知怎的,我爱上了这座并不给人安全感的城市。我妻子没有看,她打开了一本杂志。她穿着一套灰衣服。飞机上的其他乘客都朝她张望。

一个个的故事,就像这个故事一样,都被人讲述了。你回顾那些令人痛苦的地方。它们已成了一幅幅侧影;或者,在你到达之前,你向前瞻望那些闪烁焕发的门面。它们还得把匕刺亮出来,把宾馆卧房里的他们的手亮出来。讲这一个个故事,可以收买到距离的缓刑或死缓。从空中向下瞭望,伦敦似乎充满了诱惑力。它在清澈晴朗的春天阳光下铺展开来。游客们住在梅费尔的宾馆里,带着相机和旅游手册在晨间漫步,走过纪念碑和雕像,从悬铃木下经过,去参观宫殿里的士兵。人们知晓游客们的这些乐趣。人们希望这个故事永远继续下去,希望道别或抵达永恒。于是就不必跨越到另一个大陆,不必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不必与伺机等候的匕刃交锋。